

文学翻译

蒲 隆

《约翰生传》



蒲隆,原名李登科,1941年生,甘肃定西人。兰州大学英语系教授,翻译家。1994年至1995年,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在哈佛大学从事艾米莉·狄金森的研究与翻译。翻译出版英美文学名著30余种,包括《约翰生传》《狄金森全集》《爱默生随笔全集》《培根随笔全集》《洪堡的礼物》《项狄传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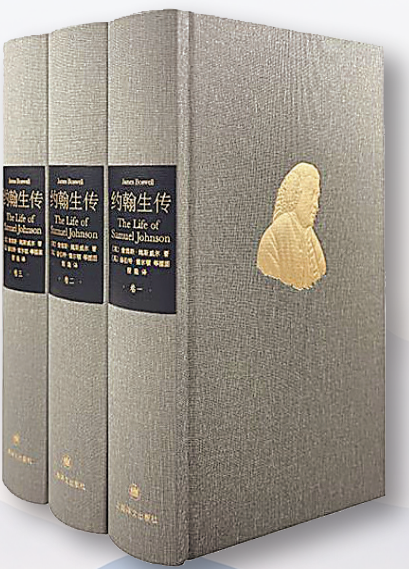
获奖感言

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,于我而言,既意外又惶恐。说意外,是因为我早已习惯闭门译书,近年又老病缠身,行动不便,消息全靠亲友转达。但这意外之喜很快被惶恐覆盖——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个干“来料加工”的匠人,一件“来料加工”的活计竟能得到如此高的认可,内心唯有感激。

全译本《约翰生传》篇幅巨大,翻译始于2013年,完稿于2017年,前后历时4年。交稿后又陆续补译大量内容,校样上整体修改两遍,全部完成已是2022年,最后成书字数超过120万字。我不擅长用电脑,所有译文只能手写,字大且潦草,全靠我的老伴一笔一画誊抄到稿纸上。

在我眼中,约翰生博士是位天才,凭一己之力,用8年工夫编著了《英语词典》;而鲍斯威尔20多年如一日关注同一个人,即便不能见面,书信也从不间断,这份执着同样令人敬佩。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恩师水天同先生。我与他交往多年,有不少值得一记的事,都写进了回忆文章。可惜当时还没读过《约翰生传》英文全本,不然或许会像鲍斯威尔那样留心记录水先生的重要言行,如今许多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说到翻译,总绕不开严复先生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三字。我这一辈子做翻译,时时以此自警。最后,我必须郑重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,感谢译文社接受如此大批量的手写稿件,这实属不易。也感谢冯涛先生将这项“硬骨头”工程托付于我,给了我一次与经典相遇的机会。



《约翰生传》,【英国】詹姆斯·鲍斯威尔著,英语,蒲隆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,2023年4月

戴从容

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



戴从容,1971年生,江苏昆山人。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教授。专著有《谢默斯·希尼与英语诗歌传统》《当代英语文学的多元视域》《乔伊斯·萨伊德和流散知识分子》《自由之书:〈芬尼根的守灵〉解读》《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》等。译作有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、齐西·丹加伦芭的《不安的处境》、约翰·班维尔的《蓝色吉他》、弗兰克·富里迪的《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》、戴维·钱尼的《文化转向:当代文化史概览》等。

获奖感言

乔伊斯耗费17年时间写成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后说:“这本书至少可以让评论家忙上300年。”我也入了这个“坑”。2002年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期间,我开始研究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。

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,讲述的不是大家熟知的生活经历,而是包含了大量的语言和文化信息。这些信息非研究者很难解读。因此我添加了大量的注释。这些注释是由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中的混词和文化内容所决定的。如果我只选用其中一种解释,就会使乔伊斯追求的万花筒效果消失。我用注释把各种可能性都呈现出来。这也是4万多条注释的由来。

这本书被称为“天书”,因为其中60%的词语都是乔伊斯自己创造的,因而极度晦涩难懂。各国译本的翻译耗时普遍很长,如法语版耗时44年,德语版耗时19年。我翻译18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了空闲时间,因为只要有空,我就会坐下来翻译。因此,这18年的生活都是高强度的。记得儿子小时候,有一次我注意到他裤子上印的英文很长,但有不少错字。当时我的反应不是去批评这家服装厂,而是习惯性地开始解读这些不规则的英文单词能有多少种含义。等醒过神来,连自己都觉得好笑。

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不论在英语世界还是非英语世界,都是一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、改变人们对语言认识的作品。把它译介到中国,并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多义性和开放性,是希望能给中文读者打开一扇窗,让大家知道,文学不必只有一种样子,人生不必只有一种答案。



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,【爱尔兰】詹姆斯·乔伊斯著,英语,戴从容译注,译林出版社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5年8月

张 芸

《人类的末日:五幕悲剧、序幕及尾声》



张芸,1965年生,福建福州人。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、教授。主要译作有C.W.策拉姆的《神祇、陵墓与学者》(合译)、鲍里斯·格罗伊斯的《揣测与媒介:媒介现象学》(合译)、赫尔曼·黑塞的《东方之行》(合译)、《通往印度次大陆》(合译)、赫尔曼·库尔夫科的《托马斯·曼:生命之为艺术品》(合译)、卡尔·克劳斯的《人类的末日:五幕悲剧、序幕及尾声》等。

获奖感言

感谢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将这份荣誉授予我的译作《人类的末日:五幕悲剧、序幕及尾声》。我觉得这个奖也同时颁发给了鲁迅的同代人卡尔·克劳斯。克劳斯和鲁迅均于1936年逝世,这个奖也是对奥地利语言大师、戏剧家克劳斯的一份纪念。

我学的第一个德语单词来自初中语文课本中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:“Ade,我的蟋蟀们!Ade,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!”课文下方有注释:Ade是德语,意为“再见”。在北大西语系学德语时,发现“再见”并不是Ade,而是“Auf Wiedersehen”。这个词和鲁迅文中所用的不同。我没有去问老师,自己找到了答案:Ade是法语Adieu进入德语南部并本地化后形成的方言。鲁迅用“Ade”来怀念一个孩子离开童年乐园百草园,走向三味书屋。这个词在我眼中散发出神奇的异域色彩。后来我在鲁迅推崇的德语“乡土文学”中再次遇到这个词,更体会到鲁迅在回忆童年时用这个词是多么贴切和温馨。

这个奖对我有特殊的意义。我热爱鲁迅,我的所有研究兴趣都来自鲁迅。我的博士论文以鲁迅为主题。鲁迅写作风格幽默冷峻,其杂文具有自嘲和反讽风格。受鲁迅启发,我研究反讽,研究德语“乡土文学”。我翻译克劳斯,是因为我发现他一个对抗维也纳现代咖啡馆文人的勇气,与鲁迅对阵“正人君子”的勇气相似。鲁迅有个杂文系列叫“立此存照”,他全文引用对手的文章,并加以辛辣评论;克劳斯则在《人类的末日》中,以各类报刊的“立此存照”建构起宏大的戏剧空间,进行嬉笑怒骂。我坚信,未来克劳斯必定会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野。



《人类的末日:五幕悲剧、序幕及尾声》,【奥地利】卡尔·克劳斯著,德语,张芸译,商务印书馆,2025年12月

刘洪波

《拉夫尔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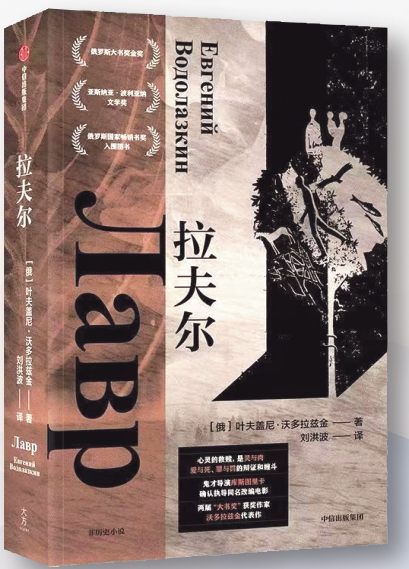
刘洪波,1965年生,黑龙江伊春人。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。著有学术专著《果戈理:阴阳之间》。译作有叶夫盖尼·沃多拉兹金的长篇小说《拉夫尔》、安东·乌特金的长篇小说《自学成才的人们》、安德烈·比托夫的长篇小说《普希金之家》(合译)、斯·瓦西连科的短篇小说《来自牧首池塘的人鱼》、电视连续剧《情迷彼得堡》等。其中,《拉夫尔》2024年获第二届“俄中文学外交翻译奖”一等奖。

获奖感言

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,对我而言是意外的惊喜,也是甜蜜的负担。因为这份荣誉太重,我怕自己担不起。鲁迅文学奖不仅是对个人笔墨劳作的肯定,更是对文学译介事业的尊重,是对跨语言叙事、跨文化共情的文明互鉴的加冕。由衷感谢各位评委的厚爱,感谢原著作家叶夫盖尼·沃多拉兹金非凡的创作感召力,感谢中信出版社,也感谢包容、见证、支持文学翻译的读者与学界。

在我看来,小说翻译,译的是世道与人心、生活与命运。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人物和故事里,往往潜藏着一个民族的生活肌理、社会褶皱与精神底色。译者不仅要精通原作所使用的语言,更要深耕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,才能经由漫长而复杂的情节,深入人物隐秘的情绪,体察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悲悯、隐忍或滚烫的情感。同时,还需找到与原著语言风格和精神气质相贴近的汉语表达,将原著再现,让异国的精神创造在中国读者的心里产生共鸣,化为滋养我们心灵的养分。

用心的小说翻译,可谓步步惊心、如履薄冰。因为小说的魅力总是藏在每一个细微之处:一句话的口吻,一处留白的分寸,一段对话的潜台词,一种时代或地域生活独有的风貌与气质。绝对不能望文生义,因为稍不留意,便可能闹笑话,与原著满拧。面对一个耳熟能详的语汇,但凡有一点点疑虑,我都警醒自己:再查查,万一有别的意思呢。而每一次新发现都让我既庆幸又后怕,以至于常常在毫无疑虑的地方也会疑神疑鬼地再查查,再查查。《拉夫尔》的翻译花费近8个月,而打磨的时间差不多是4年。即便书出版了,我悬着的心也没有完全放下,因为我深知,没有完美的译文,只有不断精进,永远在路上。



《拉夫尔》,【俄罗斯】叶夫盖尼·沃多拉兹金著,俄语,刘洪波译,中信出版社,2024年5月

袁筱一

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



袁筱一,1973年生,江苏苏州人。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。翻译法语文学作品30余部,主编“非洲法语文学译丛”。译作有卢梭的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、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的《法兰西组曲》、勒克莱齐奥的《流浪的星星》等。法语短篇小说《黄昏雨》获1992年法国青年作家奖第一名。译作蕾拉·斯利玛尼的《温柔之歌》获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。曾获中国翻译协会第一届“优秀中青年翻译工作者”称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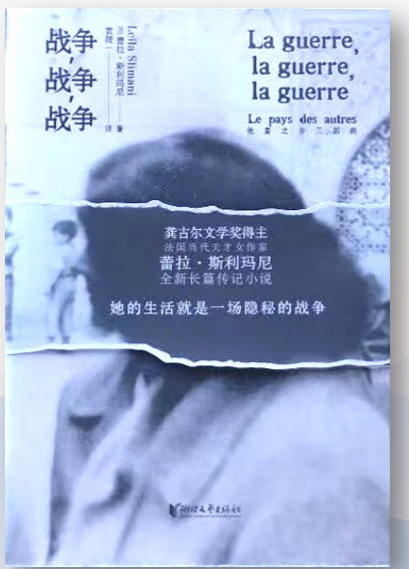
获奖感言

因为文学翻译而获得殊荣,我的心里总是充满感喟,也充满感激。翻译原本不是台前的工作,我始终把文学翻译看作个人的、漫长的旅程。其间有不为人所见的辛苦或委屈,但更多的是在旅途中瞥见别人看不见的风景的快乐。此时,我觉得作为译者曾经面对和承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今天得到的这份荣誉,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对文学本身以及对文学翻译行为的一种尊重。一部作品能够跨越语言、跨越文化,与新的读者相遇,这来自原作对不同语言译者的召唤。我回应了这一召唤。是的,翻译过程中有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冲突,有不能尽其意的歉疚感,但更重要的是彼此抵达和彼此理解的愿望,是为之付出的努力与行动。人类文明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愿望的推动下滚滚向前。

感谢这部作品的作者。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,总会让译者意识到自己的有限,也不断激励我们向它靠近。我要感谢出版社,感谢曹元勇和王希铭的信任,感谢他们的宽容,以及他们尽可能给予我的自由。也要感谢这本书的读者们和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们,感谢你们的肯定。

最后,我想把这份荣誉献给所有优秀的翻译界同行们,尤其是法语文学翻译家。前辈傅雷、李健吾、柳鸣九,还有曾在我如今任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王道乾等,是他们给了我关于法国文学如何变成汉语的最初想象,让我也想像他们一样。还有与我一路同行的法语文学翻译界的师友,多亏了他们,我从未觉得孤单。



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,【法国】蕾拉·斯利玛尼著,法语,袁筱一译,浙江文艺出版社,2024年10月